

銅 聲 同 氣

我的自述

蔡雅明姊妹

一、信主的經歷

我是蔡雅明，蔡明暉執事是我的父親；由於生長在基督教的家庭中，又自少隨父母每個主日出席銅鑼灣浸信會的崇拜，及參與教會不同的聚會，福音的種子已不知不覺種植在我的心田中，並慢慢地生長。及後，我轉到教會辦公室當義工，在教牧同工愛心的感染下，我決志信耶穌，於1988年聖誕節受浸，加入了「銅浸」這個大家庭。

二、工作的感受

我在浸會醫院做了十一年的義工；後經聞秀容執事的推介，施青峰牧師的允許下，我成為了教會辦公室同工的一份子。我的工作擔子不重，主要負責聽電話，看守辦公室及兼顧一些雜務。我在辦公室工作很開心，同工們都給我滿滿的關愛；例如：他們曾為我慶祝生日，也曾送給我不同的小禮物，高 Sir（前辦公室主任高詠強弟兄）常常請我吃东西……。令我感到這裡充滿了愛和人情味！

三、喜愛的活動

學生時期，我很愛上家政堂，並享受烹飪及縫紉的樂趣。又記得在中學時，我曾任女童軍，穿上那件藍色的制服，

很是威風。我也曾參加游泳比賽，贏得銅獎，並在自由式比賽中，勇奪金牌。在12歲那年，我代表學校到美國參加自由式游泳比賽，這經歷實在令我難忘。

我又很喜愛當義工。我曾兩度獲得香港政府頒予我的義務工作嘉許獎。

教會舉辦的讚美操和健膝操也是我喜愛的活動。除了可以藉著運動強身健體外，也可同時享受與弟兄姊妹共聚的時刻。其中最令我回味的是參加健膝操的春茗和在教會50週年的慶祝活動中表演讚美操。

四、事奉的參與

數年前，陳文娟執事邀請我參與主日學的服侍，作兒童主日學的助教，與李凱玲姊妹拍擋。當我教小朋友唱歌和做手工時，我感到很喜樂，因我很喜歡小朋友。

結語：感謝主賜給我豐盛的愛。家人、同工及弟兄姊妹的愛讓我的生活和工作也愜意！求主幫助我以愛還愛，往後學習多愛神愛人！

大哉上帝

楊以澤弟兄

故事

一、緣起

1885年夏，瑞典。

今天下午，做完禮拜，和弟兄姊妹一同漫步回家。

歸家路上，只見藍天白雲，旭日璀璨。鳥鳴處處，還傳來教堂的鐘聲。是個暖和愉快的下午。

忽然，雷鳴電閃，豪雨傾盆而下。狂風怒嘯，麥田亂舞。我們要避雨了。

但不多時，雷暴過去了。雨過，天就青。

回到家裡已是黃昏。打開窗，望向大海。對岸是個樹林。我又聽到教堂鐘聲。鐘敲得很慢很慢。那是喪禮的鐘聲——永恆傳來鐘聲，呼喚我那已得救的靈魂，歸回安息日的安息。

這一晚，我寫了“O Store Gud”。

Carl Gustav Boberg 牧師(1859 ~ 1940)如此記載了創作“O Store Gud”的因由。

“O Store Gud”是瑞典文，意謂「大哉上帝」（“O Great God”）。這首讚美詩就是後來信徒喜愛的“*How Great Thou Art*”〈祢真偉大〉。

“O Store Gud”原詩共九節，翌年在報章頭版發表，當時只是純粹的一首詩，沒有譜上曲調，也沒有得到多大的迴響。

幾年後，Boberg 牧師參加某個聚會，居然聽到會眾唱起這首詩：歌詞是自己的，音樂卻是古老的瑞典民謠。有感於此，Boberg 牧師重新發表“O Store Gud”，首度配上旋律。

那是1891年。Boberg 牧師不曾想過自己的詩作日後會傳遍世界，自然更不可能想像得到箇中的曲折。

二、傳承

1907年前後，“O Store Gud”傳到愛沙尼亞。

其時，愛沙尼亞由俄羅斯統治；而在此以前，丹麥、德意志、瑞典、波蘭等政權都曾統治過愛沙尼亞。

也許就是這樣的土壤，令“O Store Gud”得以傳揚開去。出身當地德意志貴族的 Manfred von Glehn (1867 ~ 1924)，一生致力傳揚福音，即使家道中落，仍然竭力籌辦教會和聖經學校；還有一件事，就是編輯詩集。詩集需要收集一些德語以外的詩歌，Glehn 正好在愛沙尼亞的瑞典語區聽到“O Store Gud”，於是便將其中六節譯為德文，並將歌名改為“Wie groß bist Du!” (“How Great You Are!”)^註。

大約在同一時期，“O Store Gud / Wie groß bist Du!”流傳至俄羅斯。

俄羅斯同樣有一位熱心的基督徒 Ivan S. Prokhanoff (1869 ~ 1935)——甚至有稱他為「現代俄國馬丁路德」的。他同樣籌辦教會和聖經學校，還是翻譯家、作家和出版人。然而，由於生活在共產政權下，Prokhanoff 的傳教工作令他屢遭下獄、流放。

Prokhanoff 同樣編了一本詩集，裡面就收錄了他翻譯的八節“O Store Gud”，俄語歌名“Velikiy Bog” (“Great God”)。

令人痛惜的是，Prokhanoff 後來再度被處流放，至死沒能回來。

十多年後，“O Store Gud”終於走進了英語世界，和許多經典名著一樣，“O Store Gud”也有好幾個英文譯本。

第一個英譯本在 1925 年出現，共五節，歌名“O Mighty God”，由祖籍瑞典的 E. Gustav Johnson 教授 (1893 ~ 1974) 翻譯，美國北美聖約教會出版。

Johnson 教授的譯本忠於原文，聖約教會的詩集 The Covenant Hymnal 即使後來兩度改版，“O Mighty God”依然保留如昔。雖然如此，這個譯本並沒有廣為流傳。

三、轉化

地點回到東歐喀爾巴阡山脈一帶的烏克蘭、羅馬尼亞、波蘭、捷克斯洛伐克。

時維 1920 年代，英國一對傳教士 Stuart K. Hine (1899 ~ 1989) 夫婦回應呼召，來到這地區宣教。俄語是通行語言，所以他們很快就學會了 Prokhanoff 的“Velikiy Bog”，之後更常常用於傳道事工上，並體驗到詩歌對未得之民「甚有果效」。

有一天，他們到了捷克斯洛伐克一條村落傳福音，臨走時卻見風暴將至，實在無法起行，只得留下過夜。當晚雷聲轟轟，山谷回聲朗朗，Hine 大概想起了 Boberg 的歌詞，於是半翻譯半創作的寫下了“**How Great Thou Art**”的第一節。

Hine 一行人隨後沿著山脈進入羅馬尼亞和布科維亞。穿

森林，越水澗，踏草地，聽鳥聲。這就成了第二節。

後來，他們到了另一條村，聽到有人誦讀聖經，讀到約翰福音中耶穌被釘的一段，一眾村民聽罷放聲懺悔，說基督親身擔當眾人的罪，是何等的難以入信！Hine 大為震撼，便把他們的言辭記下，轉譯成“**How Great Thou Art**”第三節。

1939 年，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，Hine 氏夫婦撤離東歐。回到英國，他們繼續為大批流亡英國的難民傳道，而最經常聽到的問題是：我們哪天才回家？

一直到了 1948 年，Hine 碰見一名與妻子失散的難民，談到他的故事：他夫妻倆失散時，妻子已是基督徒；而他自己卻是後來才決志信主的。雖然很想尋回妻子分享信仰的喜悅，但他對 Hine 說，他不會想著要與妻子在地上重逢，只期盼在天家與她相聚的一天，在那裡同享永生。

這個故事觸動了 Hine 寫下最後一節歌詞，也許也回答了難民的問題。

至此，“**How Great Thou Art**”完成，並在 1949 年發表。刊登詩作的雜誌在難民圈中流傳，遠達南北美洲，遍及 15 個國家。

“**How Great Thou Art**”頭兩節所描繪的和“O Store Gud / Velikiy Bog”也許大同小異，要說是翻譯改寫也無不可，但以第三、四節而言，卻要比原詩深入。

“O Store Gud”後來也有其他英譯本，例如 Joseph T. Bayly 的“O wondrous God, when I Thy world consider”；但 Hine 所譯寫的“**How Great Thou Art**”，無疑是最家傳戶曉的版本。

四、匯合

故事來到這個時空，長話短說。

時間是 1954 年春，空間在印度。J. Edwin Orr 博士 (1912 ~ 1987) 寫信給 Hine 說：我聽到那加族人在唱你寫的“**How Great Thou Art**”，當晚心裡翻騰難眠，整夜讚美上帝。

同年夏季，Orr 博士回到美國，在大專聚會中領唱這首詩歌，又引介 Manna Music 予 Hine。“**How Great Thou Art**”環遊了世界一圈後，1955 年正式交由 Manna Music 負責版權事宜。

同樣是 1954 年，“**How Great Thou Art**”也輾轉傳到葛培理佈道團(Billy Graham Crusade)歌手 George Beverly Shea (1909 ~ 2013) 手上，當時他們正在倫敦佈道。1955 年，他們在多倫多佈道大會首次公開演唱此曲。而最為人津津樂道的，大概就是在 1957 年，他們在本國紐約佈道大會中，把“**How Great Thou Art**”唱了 99 次！原本已在各地流傳的“**How Great Thou Art**”，自此舉世知名。

^註 Glehn 也許是以 How Great Thou Art 為歌名的第一人。

來華宣教士與我

最近「銅浸」設立「宣教基金」，使我想起西方宣教士從前對中國人積極傳揚福音，作出了很多無私奉獻和巨大貢獻，很值得我們敬佩和感謝。再回想我的過去，原來西方宣教士對我的成長有很大影響，沒有他們，便沒有今天的我。

感謝天父的恩典，我是第四代基督徒。外曾祖母鄒景初女士約在 1880 年出生，她年青時，周圍的人大都拜偶像，但她選擇了信耶穌。詳情雖然無法稽考，但肯定是來華宣教士努力傳揚福音的成果。太婆是寡婦，生活並不富裕，沒有高深學問，但有機會入讀聖經學校，後來可以在教會帶領婦女聚會。這對於二十世紀初期一個女子來說，是與眾不同的。她在 1937 年突然息勞歸主，天父沒有給她長壽，卻可避免了八年抗日戰爭逃難的痛苦，我們後來才明白這是福氣。她雖然逝世已 82 年，最近我和弟弟還到她墳前送上鮮花，向她致敬。她的女兒，即是我的外祖母，得到宣教士引薦，入讀由美國宣教士開辦的「夏愨醫學院」，1920 年代初畢業（我看過她的畢業證書），成為很出色的婦科醫生，我是由她接到這個世界來的。外祖母是廣州仁濟堂執事，相信她在教會有積極的事奉。我媽媽（1927 年出生）少年時已在教會團契學習事奉，惜經歷戰亂，正常的教會生活和學業也受影響，她和家人逃難到過幾個地方，後來在白鶴洞真光中學畢業。

媽媽畢業後返回廣州，年約二十歲，在一間基督教書室任職，她只有一個上司，就是一位美國長老會的宣教士晏璐漪姑娘（Miss Lois Armentrout）。晏姑娘很賞識媽媽，許多時把書室一切事務交給她打理。媽媽在 1951 年結婚後移居香港，生活艱難。我是父母的長女，媽媽返回廣州由外婆接生之後幾個月，把我留在廣州交由外婆及親人照顧，她則返回香港工作。由於政局轉變，來華的宣教士在 1950 年代初需要離開中國大陸。媽媽於這時在香港重遇晏姑娘。當時美國長老會在香港開辦福利事業，藉此傳揚福音，辦事處亦需要聘請同工。晏姑娘很欣賞媽媽的才幹，介紹她出任這個長老會辦事處的會計工作職位，工資很高，上司是美國長老會宣教士龐萬倫牧師（Rev. Herbert Pommerenke）。因此，我的父母才有能力把三歲的我從廣州接來香港讀書（香港沒有免費教育，還要聘請家傭照顧我和弟弟）。由於條例的改變，我入境香港遇到阻礙，感謝天父及時安排，親人帶我從澳門進入香港，再遲些可能來不了。晏姑娘介紹我進入一間由英國宣教士開辦的英華女校讀書，我的母校對我成長的影響與家庭教育同樣重要。

在我 16 歲那年的聖誕節，晏姑娘送給我一本中英文對照

黃李聞韶姊妹

（和合本及 Revised Standard Version）新約聖經，她對我勉勵道：

“Dear Margaret,

Through the Bible God encourages, guides, disciplines and comforts us. Because the Bible has done all of these for me, I would urge you to read, study and store its words in your heart and mind.

Your friend,
Lois Armentrout
Christmas 1968”

晏姑娘給了我很正確的指引，我常提醒自己要遵照聖經的教導去思想和行事。

1970 年我中五畢業。由於香港經濟起飛，美國長老會在香港的宣教策略有需要改變，福利事業停辦，龐萬倫牧師亦退休返回美國。龐牧師夫婦看著我長大，很疼愛我，又知道我是一個肯用功讀書的女孩子，他們向我父母建議帶我到美國讀書。可是爸媽捨不得，雖然我都嚮往去美國，但是為了爸媽，我沒有爭取。龐牧師夫婦還欲把他們位於沙田小道風山的居所送給媽媽，不過我父母婉拒了，他們認為不應該接受那麼大的禮物。後來我有寫信給龐牧師夫婦，但自 1970 年之後，我再沒有機會見到晏姑娘和龐牧師夫婦了。

晏姑娘介紹我入讀的英華女校是由英國倫敦傳道會的宣教士在 1900 年創辦，旨在培育當時接受教育機會不高的女孩子。這是一間著重學業和良好品德培育的基督教學校，我在這裡學習 15 年，從幼稚園至大學預科，這段時期是一個人很重要的成長階段。期間，我學習了許多聖經和做人道理，又親身經歷宣教士及老師們耐心和愛心的教導。在我童年時，校長是倫敦傳道會宣教士蕭覺真女士（Miss Vera Silcocks）。雖然與蕭校長接觸不多，但看到她親切的笑容，聽到她和其他宣教士校祖為主耶穌、為教育我們這班中國女孩子而作出許多個人犧牲的故事，十分感動，十分感恩。

我的母系家族歷史和我的成長都是與來華宣教士有密切關係。我曾閱讀多本有關西方宣教士到中國及世界各地宣教的偉大故事，對他們敬重及佩服不已。加上我與他們一些人的親切接觸，沒有晏姑娘和龐牧師，沒有英華女校的校祖，就不會有今天的我，所以西方宣教士是我人生的一部份，我是他們為主、為中國而獻上一生所結出來的果子。我深盼西方國家對主耶穌的信仰得以承傳，宣教熱誠不變，可惜近代的情況改變了很多。2017 年適逢馬丁路德改教五百周年，我有機會參與建道神學院舉辦的「宗教改革

之旅」，出發前給我們閱讀的有關資料顯示，德國的基督信仰信徒人數持續下降，近年下跌更甚。行前閱讀資料後覺得可惜，但都只是頭腦的知識，內心感受不強烈。當到達德國後，我們聽到更多信仰凋零的情況，親眼目睹教堂的荒涼，得悉有些人連聖誕節的故事也未得聞，很是傷心！我到那時才明白為何有一位中學同學馬慕蓮宣教士要留在法國的「世界福音動員會」（Operation Mobilisation）辦事處服事數十年，原來歐洲有那麼大的福音和信徒培訓需要。

我仍在尋求聖靈的指引，當如何回應歐洲福音的需要，如何回饋西方宣教士對我的恩惠。

放眼世界

一直以來，大概由中學開始，我都十分渴望到外國留學。身邊較為要好的朋友，甚至是在教會從小認識的，都一個一個地離開香港，更令我羨慕他們能在異地擁有自由和學懂獨立的機會。在過去的半年，我終於有機會走出香港，到瑞典（Sweden）的隆德大學（Lund University）當交換學生。當時我完全不知道北歐是一個怎樣的地方，對瑞典的認識亦只僅限於宜家家居（IKEA）以及當地著名的肉丸，令我更期待這能增廣見聞的機會。

但在還未出發之前，我已經遇到一個難題／擔憂，就是因著那邊學生宿舍供不應求的情況，我遲遲都未被派派一個居住地方。身邊的朋友都紛紛說笑，叫我準備在雪中流浪街頭，或是每晚潛入宜家家居去測試它們的每一張牀。感謝天父，在我要飛到瑞典前11日，我終於收到通知我可以在二月入住學生宿舍，自己擁有一間房，而在二月之前可先與另一位中大學生共同入住一個大學租出的雙人guest room。除了剛剛所提及的經歷外，其實在過去這半年裏，我都經歷了很多不同值得感恩的事情；在學習、信仰、旅行中都感受到天父的看顧和愛，數之不盡。若你希望知道更多，就看下去吧！:)

到了瑞典那邊後，我很快便適應了新環境，自己出出入入，走路上課，預備早午晚餐。當地人和學生的英文程度非常高，即使我不太會講瑞典文，都不成問題。北歐的冬天寒冷，是眾所周知。但由於我是處於南部，所以寒冷的日子頂多是攝氏零下幾度以及落雪、刮大風。那邊大學的教學方式和香港的不同，很多知識都需要自己去探索，外國學生在課堂上更是會主動發出問題和表明自己的想法，而師生的關係更是平等和隨和。我修讀的其中一科是屬於碩士學位程度的，要求學生讀7本十九世紀的英文小說，平均每本都是500多頁以上，最長的有900多頁，這一科真是在這學期學習上的最大挑戰；再加

雷漪晴姊妹

上另外一科的書籍名單，我在半年內一共要讀10本英文書，感到有壓力亦是無可避免。但同一時間，我亦從中學學習到更多有關英國文學的歷史背景和寫作風格。過程雖然是艱辛，卻令我獲益良多。最重要的是這一科令我再次珍惜文學對我的個人的影響——它給了我一顆同理心，教會我懂得接納不同背景、階級、文化的人和事。

在信仰方面，我亦得到大大的感動和鼓勵。我在那邊的鄰近城市找到了 Hillsong Church，它是來自澳洲最大規模的一間現代英文教會，同時也在歐洲開了很多分堂。我最喜歡的是它對敬拜讚美的熱誠，我返的那一間雖然成立了只有數年，但我卻有機會認識到更多人，並受邀請去兒童牧區服事。其中最令我得著最多鼓勵的，是一位來自印尼叫 Cynthia 的姊妹，她正在我瑞典那邊的大學就讀碩士課程。她凡事都會禱告，不論是學業、感情、事奉上，都會先尋求天父的旨意，令我從中有很多反省和學習。我們亦多次相約食飯，甚至會一起彈結他，唱詩歌讚美神。她對我的熱情款待，為我煮的每一餐飯，邀請我一同去為兒童服事，都令我心存感激，刻骨銘心。我希望自己可以學習她對新朋友所作出的招待和關心，將主的愛和香氣帶給我身邊的人，特別是我愛而未信主的人。

很感恩父母也很鼓勵我在交流期間去其他國家旅行，令我有機會在這期間踏足歐洲15個國家。而在旅行中，我更是感受到天父的愛和帶領。其中有三次旅程我都是獨遊的，我之前亦從未想過要自己去旅行，因為我一向都是一個喜歡和朋友一起遊玩的人，喜愛可以有人和我一起談天說地，以及享受旅行的風景和樂趣，所以真的需要勇氣去走出安舒區！慶幸的是我獨遊的經歷反而令我了解自己更多，更知道自己是喜歡群體生活的人，將來找工作也應該會選擇有合作性質的。在旅行當中，我亦

主動認識了幾個不同國籍的新朋友，令原本需要自己遊覽出名多搶劫的羅馬，可以有新相識的同伴一同探索。我覺得這完全是天父美好的安排，使我在旅行中感到更安心，不用每天外出都提心吊膽。除了自己一個旅行，我亦有無數次機會跟在中學和教會認識的知己結伴同行。能在異地與好友相聚，是多麼值得珍惜和感恩的機會！

總括而言，我在這一次長達半年作交換生的經歷裏，透過不同人和事，成長了不少。我很感恩的是自己能有勇氣去踏出第一步，並經歷了很多個令我畢生難忘的「第一次」，最重要是學會了珍惜我所擁有的一切，抓緊天父給我的應許和愛，因為能夠有機會出國並不是理所當然的！

（編者按：雷漪晴姊妹是雷健生牧師夫婦的獨生女兒，在香港中文大學攻讀英文系。今年一月至六月獲派往瑞典 Lund University 作交換生，體驗當地生活和文化。懷著對世界好奇的心，姊妹在學習之餘，曾與友人到訪歐洲十五個國家之多！遊歷期間，在異鄉特別感受到神的同在以及隨時隨地的恩惠，心裡充滿感恩和讚美！）



Bugøynes, Norway



Traveling in Croatia



Lund University Library



Easter Egg Hunt at Hillsong Kids



A New Friend from Canada I Met in Italy

談一次與教會弟兄姊妹去旅行的經歷——

林華芬姊妹(Barbara)

洪錦虹姊妹(Karen)

曾憲倫弟兄(Tyrone)

「唉！實在太麻煩啦，都係唔好再提！」

感謝神安排一個台中之旅，我們一行三人幾經艱辛，完成了四日三夜的旅程，我們藉著這次旅遊彼此認識多了，而透過連續幾天的相處，更加了解對方的生活習慣。

我們忙於玩樂都不忘要敬拜主，在主日早上參與台中浸信會的崇拜，當天題目是《得勝風浪，進入平安》。盧哲盛牧師引用馬可福音四章35至41節的經文去講述基督徒在追隨信仰的旅程，人生是充滿挫折的，如風浪一樣，每事無法預測，也不能逃避；但只要對神有信心，我們便必會平安。那就讓我們以當天證道題目來描述這次旅程，神在當中的保守和引領吧。

1. 從計劃到變化

Tyrone：我一直都希望能辦一次旅遊，六月中剛好有個空檔期，可以遠離工作小休片刻，那麼我便舊事重提，提議去旅行。

Karen：弟兄偶爾說起六月去旅行，原意是想到日本七天，因工作關係，原本申請四天年假大幅縮減至一半，只好更改旅遊地點，其後一致決定由日本改為台中，感謝同行團友的體諒。

Barbara：就在那時候，腦海浮現多個問題：1) 我與Karen和Tyrone有一段年紀差距，意見上會否有很大的分歧呢？2) 聽過有朋友一起旅行時交惡，之後連朋友也做不成。3) 既然承諾了同行，就不能出爾反爾；況且我的退出，整個旅行計劃便會告吹；最壞打算是失去這兩位弟兄姊妹的友情，所以最終按原定計劃進行。

Tyrone：知道要縮短行程又要更改目的地，霎時間有點兒失望，但也欣然接受。況且我都未曾到過台中，唯有選擇多些景點去彌補。

Karen：決定了旅遊地方之後，開始計劃行程、遊覽景點，在網上搜尋了很多值得參觀的景點，但畢竟行程時間有限，只好記錄下來，留待出發再作打算。

Barbara：行程方面，我只有一個要求，去探訪多年沒有見面的布藝老師。

Tyrone：經過一番商議，又參考其他人的建議後，我們列出那些是最期望要去的景點，那些是次要的，然後在地圖軟件上計劃行程。因為行程太倉促，我們唯有捨棄阿里山之旅，改為台中、清境遊。

當那天晚上，耶穌對門徒說：「我們渡到那邊去吧。」門徒離開眾人，耶穌仍在船上，他們就把他一同帶去；也有別的船和他同行。忽然起了暴風，波浪打入船內，

甚至船要滿了水。（馬可福音四35~37）

門徒們本帶著盼望的心前往美好的旅程，卻被暴風雨般的挑戰所阻撓。正如我們充滿期待的心情去計劃行程，但在還沒起行之時，已發生了不同的變數。但憑著我們對彼此的信任，包容及期望；在神的護蔭之下，我們都能乘風破浪，解決所有困難。

2. 從不顧到不信

Karen：起行前特別留意當地天氣預報，天氣預測在旅遊日子裡會有雨甚至雷雨，我們只好抱著擔憂的心情帶備兩具上飛機。

Tyrone：我們既然請了假，又訂了酒店和機票，那麼我們就不能顧慮太多，唯有多禱告，等待耶和華作我們的嚮導。

Barbara：天氣預告：未來四天的旅程都是天陰有雨。感恩，剛到埗的時候開始下雨，但午飯後已經天晴，直至離開那天才再落大雨，預備的兩具整個旅程也沒有使用過。

Karen：旅程途中遇到當地遊行，有些道路因而封閉，導航所指示的道路我們不能通過，唯有按照現場警方指示，繞道而行，感恩我們沒有被困於遊行範圍之中。

Barbara：交通上遇到少許阻滯，與老師相約的時間逼近，令我心急如焚，幸好有著神的帶領，道路漸漸暢順，可以準時赴約。感謝Tyrone和Karen願意花時間陪伴我到老師的工作室，完成我多年來的心願。

Tyrone：我們感受到神沿路引領，當我們須在繁忙鬧市尋找停車位時，剛巧有商舖裝修，門前預留的車位也願意暫時讓給我們停泊一會。

耶穌在船尾上，枕着枕頭睡覺。門徒叫醒了祂，說：「夫子！我們喪命，你不顧嗎？」耶穌醒了，斥責風，向海說：「住了吧！靜了吧！」風就止住，大大地平靜了。耶穌對他們說：「為甚麼膽怯？你們還沒有信心嗎？」（馬可福音四38~40）

天氣預測會有雨，但我們沒有遇見雨，反而陽光普照；感恩在旅途中，大家身體沒有任何不適。很感恩在旅途上，弟兄姊妹能互相照應，勝過旅程上有預計不到的變數。

我們感謝台中浸信會的弟兄姊妹，當他們知道我們從香港來，特別為香港政治氛圍禱告，立時感受到基督徒

的愛，是無分政治、文化、地域環境所限制，四海之內皆兄弟。

當人心中膽怯，就會慌張、遷怒，把問題弄複雜，很容易做錯決定！事實上，所有事情都早有預備，愛我們的父止住我們的膽怯，叫我們信靠祂，祂必給我們快樂旅程。

3. 從驚懼到驚奇

Tyrone：試過參加旅行團、自由行或是包車旅遊，始終鍾情於自駕遊的方便和彈性，而且我有多次自駕遊經驗，海外駕駛亦比香港更為安全及舒適，於是我提議租車自駕遊台中。

Barbara：來自台中的同事不建議我們租車自駕往清境，因為山上有些路迂迴崎嶇，而又狹窄難走；在 **Tyrone** 的提議下，大家決定自駕遊，我和 **Karen** 也特意取了國際車牌作後備。

Tyrone：每逢自駕遊我必定預先設定所有行程作導航，每個景點我都會預先尋找合適的停車位置。但因為出發前工作太忙，並沒有這樣做，只是大概記錄低每個景點的位置而已。

Barbara：果然不出所料，第一晚在清境農場時遇上大霧，完全看不到前路。感恩 **Tyrone** 的駕駛技術令大家平安又放心。

Karen：由於出境和租車手續花了很多時間，以致行程有所延誤，唯有將原先安排的行程稍作調動。

Tyrone：到了清境時，所有景點已關門，我們無奈地又再次改變行程，亂碰亂撞下嚐到當地特色農村菜。幸好之後幾天都天朗氣清，風和日麗。

Karen：我們到達清境時已入黑，未能好好欣賞風景，只好留待第二天早上在清境附近遊覽、拍照，感恩當日天氣陽光普照。

他們就大大地懼怕，彼此說：「這到底是誰，連風和海也聽從他了。」（馬可福音四41）

摘錄自盧牧師—我們的眼光，要從「受造界」，轉向「創造界」，憑信心來經歷神！耶穌所賜的平安；是「積極」性的，雖然面對患難卻能勝過的。

透過今次旅行的體驗和共處，大家都流露出最真摯的一面，我們不但彼此加深認識及增進友誼，我們更驚奇地發現各人都有著一些意想不到的優點和長處。原來初初怕失去友情的恐懼可以完全不用擔憂的。

「唉，實在太麻煩啦，都係唔好再提！」—每當友人問及我們今次旅行如何，我們都不約而同（但帶著微笑）

地有此回應。

短短四日三夜的旅程看似很簡單，但從計劃到實踐都是「麻煩」重重，就是通過應對這些未知數，我們才有機會彼此認識及增進了解。既然沒發生任何不愉快，那又為何不再提呢？因為真正的快樂和信任就只須放在心中，而不用常掛在嘴邊，一切盡在不言中。

耶和華是我的力量，是我的詩歌；他也成了我的拯救！
（詩篇一一八14）

就正如既然我們無法控制未來，但凡事只要心中有耶穌，又何須擔心往後的日子如何，從中或許會有意想不到的驚喜！

最後，我們想以崇拜期間所聽到一首熟悉的詩歌—〈我們愛，因為神先愛我們〉作為總結：

你和我是天父愛的創造
每個人有最美的夢想
一路上彼此照亮，扶持擁抱
我們的愛讓世界不一樣

我們愛，因神先愛我們
雖你我不一樣，我們一路唱
走向祝福的方向
我們愛，因神先愛我們
心再堅強也不要獨自飛翔
只要微笑，只要原諒
有你愛的地方就是天堂

一首圍繞着約翰一書四章19節的經文為題材的歌詞，可以完美表述了銅鑼灣浸信會今年的主題—「愛神愛人」。我們定要透過行動去實踐，方能感到實實在在的存在，而不只是紙上談兵，也不只是一個口號。



與同日參加崇拜的港人旅客愛群浸信會會友（左）及台中浸信會盧哲盛牧師（中）於台中浸信會門前拍照留念



「麻煩」的弟兄姊妹三人同遊台中梧樓漁港市場